

G Chinese

10

Vol. X

古今醫案按卷第十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貯賢

外科

震於瘍科幼科。素所未諳。故不敢選。今擇其與內科有關涉者。畧採數條。以作鄰壁之餘光。

疥瘡

陳斗巖治金臺僧嗣真。遍體生痞癩。歲久藥罔效。陳曰。此太陰之經蘊風邪。風化為蟲病也。初猶未信。翌日。僧持瘡。加數片細看。有蟲如虱。泣拜求治。乃教以百部。蛇床子。草烏。棟樹葉。煎湯一缸。令僧洗浴。一二時。落瘡。加

蟲無數。一月凡數浴。僧遍體如白癩風狀而愈。

立齋治一男子年十六。夏作渴發熱吐痰唇燥。遍身生疥。兩腿尤多。色黯作痒。日晡愈熾。仲冬腿患瘡。尺脉洪數。薛曰。疥。腎疔也。瘡。骨疽也。皆腎經虛證。針之膿出。其氣氤氳。薛謂火旺之際。必患瘡證。遂用六味。地黄十全大補。不二旬。諸證愈。而瘡證具。仍用前藥。而愈。抵冬娶妻。至春諸證復作。父母憂之。令其外寢。幸年少謹疾。亦服地黄丸數劑。煎藥三百餘劑而愈。

癩瘡

孫東宿治查景川。遍身癩瘡紅而掀痒。諸人以蒺藜荊芥升麻葛根元參甘草石斛酒芍與之。不愈。又謂為風熱。以元參蟬蛻羌防赤芍甘草生地當歸升麻連翹蒼耳子服之。飲食頓減。遍身發瘡。痛痒不可言。孫診之。兩手脉俱緩弱。以六君子湯去半夏加扁豆砂仁苡仁山藥藿香黃芪。一服而飲食進。四貼而痛痒除。十貼瘡疥如脫。

癩贅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盆。無所痛苦。惟奇痒不可忍。飲食日減。無能識其為何病。秦德立見之。曰。此風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風斗許。皆蠱蠅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竅如箸端不合。時時風湧出。不勝計。竟死。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惟十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耳。正與此同。立齋治一男子。小腹患瘤。膿水淋漓。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以培脾土。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更用蘆薈丸以清肝火而斂。

一婦左項腫如雞卵。不作痛。不變色。勞則發熱。怒則寒熱。經候不調。三年矣。薛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間服。佐以海藻散。堅丸。年許而消。

一男子鬱怒房勞。左脇腫贅如赤桃。服流氣化痰之藥。其大愈甚。虛證悉具。此肝腎過虛也。用前藥及地黃丸而消。

儒者朱宏仁。年二十餘。右手背近中指患疣五枚。中一大者如黃豆。餘皆如聚黍。拔之如絲。長三四寸許。此血燥筋縮。用清肝益榮湯五十餘劑。而

愈。

一婦人左手背并次指患五六枚如熟棋。薛曰：此因肝經血熱也。果月經素不及期，當生血涼血為主，不信。乃用艾灸手，脹發熱，手指皆攣，兩腋項兼胸乳間皆患疣，經行無期。薛用加味道遙散，加黃連十餘劑，各患漸愈，乃去黃連百餘劑，經行如期，再用地黃丸三料而全消。

一儒生左腿近環跳患瘤，狀如大桃，按之濡軟，先服除溼流氣化痰之劑，惡寒發熱，食少體倦，形氣俱虛，脉洪大而虛，氣瘤也。肺主之，蓋膽屬木，肺屬金，此發於膽經部分，乃肺金侮肝木，元氣虧損，而其膿已內潰矣。遂用十全大補湯數劑，出清白稀膿甚多，頓加寒熱，煩渴頭痛，殊類傷寒。薛謂此因膿泄而血氣益虛耳，仍用前湯，其勢益甚，脉洪數大，按之如無，乃加附子一錢，其勢愈甚，而脉復如前。此虛甚而藥未能及也，更加附子二錢，三劑，諸證頓退，乃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各三十餘劑，出腐骨五塊，瘡口將完，後因不慎起居，患處復潰，諸證更發，咽間如焚，口舌無

皮用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服之。諸證悉愈。二日不服。內病悉至。患處復潰。二年後又患。服前藥不應。診其尺脈微細如絲。此屬命門火衰。用八味丸為主。佐以十全大補湯稍愈。又二年。仍患虛寒之證而歿。

瘰癧

立齋治容臺張美之善怒。患瘰癧。時孟春。或以為肝經有餘之證。用尅伐之劑不愈。薛以為肝血不足。用六味地黃補中益氣以滋化源。至季冬而愈。此證果屬肝火風熱。亦因肝血不足。若主伐肝。則脾土先傷。木反尅土。此證或延于脇腋。或患于胸乳。皆肝膽三焦之經也。亦當以前法治之。

一儒者缺盆間結一核。薛謂此肝火血燥筋攣。法當滋腎水生肝血。彼反服行氣化痰。外敷南星商陸之類。漸如覆碗。仍用前藥以滋化源。間與蘆薈丸以清肝火。年餘元氣復而腫消。

一男子頸間結核大潰。年餘不愈。又一男子鬢間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漸大如桃。又一婦人左眉及髮際結核年餘矣。皆與清肝火養肝血益元氣。

而並愈。此證亦有大如升斗者。治以前藥無不取效。

一婦人項結核寒熱頭痛脇乳脹痛內熱口苦小便頻數證屬肝火血虛用四物加柴胡山梔膽草而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而安。

一婦孳癩後遍身作痒脉大按之虛以十全大補加香附治之而愈。大凡潰後午前痒作氣虛午後痒作血虛若作風證治之必死。

江應宿治休寧吳氏子年十七患癩癧三年矣。瘍醫用爛藥刀破取瘡口甫平即復腫累累如貫珠遍體瘡疥兩脇腫核如桃。江診之微弦而數即語之曰肝腎虛熱則生癩矣。當從本治內消以柴胡當歸連翹黃芩黃連牛蒡三稜桔梗花粉紅花十餘劑再與黃連海藻昆布乾葛石膏山梔龍膽連翹花粉為丸以清其上更令空心服六味地黃丸以滋化源未盡一料癩消瘡愈不復作矣。

楊乘六治下昂俞文遇患癩癧左右大小十餘枚堅硬如石頸項腫大不能轉側兼吐血咳嗽夢遺泄精等證服藥半年皆滋陰瀉火固精伐肝之

劑遂致痰咳不絕夢泄不止竟成弱證邀楊視之見其性情慷慨有豪爽
氣且操心精細多思慮剛果躁直知其致病之原由於肝膽用事愷怒居
多以致肝膽先病而延及心脾者也其痰咳不絕者肝氣虛逆痰隨氣上
也夢泄不止者肝經氣血虧損疏泄失職也瘰癧腫大堅硬不能消散者
肝經氣血虛滯鬱結不舒也診其脉弦動中兼見躁動而左手關尺獨緊
細如刀口舌青色嫩而胖且滑乃以養營湯倍肉桂主之服至月餘內外
各證俱有痊意遂以前方作丸佐歸脾養心兩方隨證消息守服三月諸
證悉除而左右瘰癧俱消

徵瘡

李行甫患徵瘡誤用水銀膽礬等藥搓五心三日間舌爛齒脫喉潰穢氣
滿室吐出腐肉如猪肝色湯水不入腹脹二便不通醫皆謝去獨用治喉
藥吹喉痰壅愈甚痛難忍幾死仲瀉按其腹不痛雖脹滿未堅猶未及心
知水銀毒入腹未深法宜以鉛收之急用黑鉛勛餘分作百餘塊加大劑

甘桔湯料。金銀花。花粉。草。各用四五兩。水二三十碗。鍋內煎濃。先取三四碗入湯注中。徐灌之。任其自流。逾時。古漸轉動。口亦漱淨。即令恣飲數盞。另取渣再煎。連前濃汁。頻灌手足。次日。二便去黑水無算。始安。方用吹口藥。及敗毒托裏藥。數劑而愈。

下疳瘡

薛立齋治庶吉士劉華甫。莖中作痛。或出白津。或小便秘澇。先用小柴胡加山梔。澤瀉。黃連。木通。膽草。茯苓。二劑。以清肝火。導溼熱。諸證漸愈。因勞倦。忽寒熱。用補中益氣湯。治之而安。又用六味丸。以生肝血。滋腎水。諸證全愈。

一儒者莖中作癢。發熱倦怠。外皮浮腫。二年矣。此肝腎陰虛。用八珍加柴胡。山梔。及六味丸。而愈。有兼陰毛間生蟲作癢。以桃仁研爛塗之。

肺癰

石山治一婦。年近三十。形色瘦白。素時或咳嗽。一二聲。月水或前或後。夏

月取涼遂咳甚不能伏枕者月餘嗽痰中或帶血或兼膿嗽急則吐食醫用芩連二陳不效復用參芪等藥病愈重汪視左脉浮滑右脉稍弱而滑幼傷手腕掌不能伸右脉似難憑矣乃以左脉驗之恐妊兼肺癰也遂以清肺泄肺之劑進之三服而能著枕痰不吐膿不咯惟時或惡阻汪曰此妊之常病也教用苡仁白朮茯苓麥冬黃芩阿膠煎服病減月餘復為診脉皆稍緩而浮曰熱已減矣但吐紅太多未免傷胃教用四君子加陳皮黃芩枳殼煎服調理妊至六月食雞病作却雞而愈至九月病又復作聲啞令服童便獲安汪曰產後病除乃是佳兆病若復作非吾所知月足而產脾胃病作加泄竟不救

一儒者素善飲咳痰項強皮膚不澤此肺癰也蓋肺系于項故項不能轉側肺氣虛弱故皮膚不澤先用桔梗湯以治肺後用八珍補肺湯以補脾土生肺金而痊

一男子面赤吐膿發熱作渴煩躁引飲脉洪數而無倫次此腎火傷肝先

用加減八味丸。加麥冬。大劑一鍾。熱渴頓止。久睡覺而神爽索食。再劑。諸證又減六七。仍用前藥。更以人參五錢。麥冬二錢五分。五味二錢。水煎代茶。日飲一劑。月餘而安。此證面赤者當補脾腎。面白者當補脾肺。故用此藥。

江應宿治貢士汪賓篁患滯下赤白。月餘。江診視投藥數劑而愈。六脉洪數不減。即告之曰。公年高。足三陰虛損。不能相生。當滋化源。否則恐生他病。與六味地黄丸加生脉散。因循半月。未及修製。遂覺右乳旁牽痛。面赤吐痰腥臭。脉洪大浮數。按之無力。江曰。脉數不時見。此肺癰也。次日吐膿血甚多。投以桔梗湯加羚羊角。未應。再與升麻湯十餘劑。更以前丸滋其化源而愈。

王字泰治一婦感冒風寒。或用發表之劑。反咳嗽喘急。飲食少思。胸膈不利。大便不通。右寸關脉浮數。欲用通利之劑。王曰。此因脾土虧損。不能生肺金。若更利之。復耗津液。必患肺癰矣。不信。仍利之。虛證悉至。果吐膿。乃

朝用益氣湯。夕用桔梗湯。各數貼。又朝用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各五
十貼全愈。

一婦咳嗽吐痰胸膈作痛。右寸關浮滑。項下牽強。此脾胃積熱成痰。非癰
患也。以二陳湯加山梔白朮桔梗治之而愈。

胃癰

薛立齋治一膏梁之人。寒熱作渴。不時咳吐。口內血腥。又五日吐膿血。皮
毛錯縱。用射干湯四劑。膿血已止。但氣壅痰多。以甘桔湯而愈。其方乃射
干梔仁升麻白朮赤苓赤芍水煎。加地黃汁白蜜和服。

一男子用射干湯之類。乍愈。但氣喘體倦發熱作渴。小便頻數。用補中益
氣加山藥山茱麥冬五味。時仲夏。更以生脉散代茶飲而愈。

江應宿治上舍汪中字。患喉腫不進飲食。腹中不飢。但日飲清茶數盞。江
視之。診得氣口緊數。此胃癰也。膿已成。宜引下行。投以涼膈散。稍稍利一
二度。次早吐膿血。再服射干湯一劑。即知飢索食。六劑全愈。

石頑治談仲安。體肥善飲。初夏患壯熱嘔逆。胸膈左畔隱痛。手不可拊。便溺濇數。舌上胎滑。食後痛嘔稠痰。漸見血水。脈來濇濇不調。與涼膈散。加石斛連翹。下稠膩頗多。先是瘍醫作肺癰治不效。張曰。肺癰必咳嗽吐腥穢痰。此但嘔不嗽。洵為胃病無疑。下後四五日。復嘔如前。再以小劑調之。三下而勢甫平。後以保元苓橘。平調二十日而痊。先時有李姓者。患此專以清熱豁痰解毒為務。直至膈畔潰腐。膿水淋漓。纏綿匝月而斃。良因見機不早。直至敗壞。悔無及矣。

腸癰

丹溪治一女子。腹痛百方不治。脈滑數。時作熱。腹微急。曰。痛病。脈當沉細。今滑數。此腸癰也。以雲母膏一兩。丸梧子大。以牛皮膠溶入酒中。并水下之。餉時服盡。下膿血一盆而愈。

一婦以毒藥去胎。後當臍右結塊。塊痛甚。則寒熱。塊與臍高一寸。痛不可按。脈洪數。謂曰。此瘀血流溢于腸外。育膜之間。聚結為癰也。遂用補氣血。

行結滯排膿之劑。三日決一鋒針膿血大出。內如糞狀者。臭甚。病婦恐。因謂氣血生肌。則內外之竅自合。不旬日而愈。

虞恆德治一人。得潮熱。微似瘡狀。小腹右邊有一塊。大如雞卵。作痛。右腳不能伸縮。一醫作賁豚氣治。十餘日不驗。虞診其脈。左寸孔而帶澇。右寸孔而洪實。兩尺兩關俱洪數。曰。此大小腸之間。欲作癰耳。幸膿未成。猶可治。與五香連翹湯。加減與之。間以蜈蚣炙黃酒調服之。三日愈。

儒醫李生治一富家婦。有疾。診之曰。腸胃間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出。醫皆謂古無此證。不可治。李曰。試為籌之。若服我之藥。三日當瘳。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下膿血數升而愈。其家喜。問治法。李曰。始切脈時。覺孔脈見于腸部。脈訣云。寸孔積血在胸中。關內。逢孔腸裏癰。此癰在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為丸耳。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

立齋治一男子。裏急後重。下膿脹痛。用排膿散蠟磬丸而愈。後因勞寒熱。

體倦用補中益氣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小便如淋此毒結于內先以神效瓜萸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而有塊脉芤而澁此瘀血為患以四物加元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劑血下而愈。

一婦人小腹脹痛大便秘澁轉側有水聲脉洪數以梅仁湯一劑下瘀血諸證悉退再以薏苡仁湯而愈。

一婦人膿成脹痛小便不利脉洪數服太乙膏三錢下膿甚多脹痛頓止以瓜萸散蠟磬丸及托裏而安。

一婦人產後惡露不盡小腹作痛服瓜子仁湯下瘀血而瘥凡瘀血停滯宜急治之緩則腐化為膿最為難治若流注關節則為敗證。

江汝潔治一男子病小腸癰初起左小腹近脇下一塊如掌大甚疼江以蜂蜜調大黃末敷于痛處再以生姜一大塊切片置于大黃之上以火熨

之四五度。逾半月而塊自消。

一人脇破腸出臭穢。急以香油抹腸送入。即不出。又以人參、枸杞子煎湯淋之。皮自合。吃猪腎粥十日愈。

江應宿治汪上舍之內。當臍結痛。發熱惡寒。脉洪數。此腸癰也。投以仙方活命飲。五香連翹湯。瓜蒌散。俱不應。過七日。小便間有膿血。乃製雲母膏。為丸十數服而愈。可見藥之對病。其驗如此。

震按雲母膏。其藥三十九味。清油浸七日。文火熬膏收貯。將水銀彈上用時。先刮去水銀。或服或貼。其功甚大。但熬一料。必用人參五錢。今亦難辦也。其方即於瘍科準繩可查。

腹癰

呂滄洲治一小兒。十二歲。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不許。請呂視之。見一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呂諭之曰。臍神闕也。針刺所當禁。矧癰舍

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而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呂投透膿散一匙。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萬應膏。丸而瘥。

立齋治給事錢南郭。腹內患癰已成而不見。欲用托裏之藥發之。彼用行氣破血以圖內消。形體甚倦。飲食益少。患處頓陷。色黯堅硬。按之不痛。仍用大補之劑。色赤腫起。膿熟。針之。再用托裏。腫潰漸愈而消。

一男子腹內作痛。腹外微腫。或欲藥汗之。薛曰。肉色如故。脈數無力。此元氣虛損。毒不能外發。遂與參芪歸朮之類數劑。漸發于外。又數劑。膿成而欲針之。彼惑于人言。用大黃白芷川山甲之類。引膿從便出。以致水瀉不止。患處平陷。自汗盜汗。熱渴不食。仍用前劑。加半夏陳皮薑桂。四劑。形氣漸復。又數劑。針去其膿。仍用補劑。幸幼未婚。故得痊也。

鴻臚蘇龍溪。小腹內腫脹作痛。大小便秘結。作渴欲飲冷。脉洪數而實。用黃連解毒散。二劑。熱痛頓止。二便調和。用活命飲而愈。

大司馬李梧山。腹痛而勢已成。用活命飲一劑。痛即退。用托裏消毒散。腫

頓起。此膿將成。用托裏散補其元氣。自潰而愈。錦衣堂劉廷器仲夏腹患癰潰。而膿水清稀。發熱作渴。腹脹作嘔。飲食不入。諸醫以為熱毒內攻。皆用芩連大黃之劑。病加劇。邀薛診。投以參芪薑附等藥。一劑嘔止。食進而安。再用托裏補劑而瘡愈。

進士邊雲莊腹痛惡寒。作溼痰食積治之。益甚。脉浮數。薛曰。浮數之脉。更惡寒。疽瘡之證也。彼不信。旬餘復請視之。左尺洪數。知內有膿矣。仍不信。至小腹腫脹。連及兩脅。始悟。薛曰。膿潰醫矣。氣血俱虛。何以收斂。服活命飲一鍾。膿潰一孔。出膿斗許。氣息奄奄。勢成可畏。用大補藥一劑。神思方醒。每去後糞。從瘡出。且出血甚多。痛不可忍。欲求死而不得。小腹間若覺有物上柱。即發痙。牙關緊。不省人事。發熱煩躁。此時脉洪大。舉按皆實。麤而診之。脉仍洪大。按之如無。此氣血虛極。以十全大補湯。用參芪至四兩。餘加附子二枚。而痙止。共用此方五十餘劑。而瘡斂。

乳瘍

一婦形脉稍實性躁難于後姑乳生隱核以本草單味青皮湯間以加減四物湯加行經絡之劑治兩月而安

一後生作勞風寒夜熱左乳痛有核如掌脉細澁而數此陰滯于陽也詢之已得酒遂以瓜蒌子石膏乾葛台芎白芷蜂房生薑同研入酒服之四貼而安

薛立齋治一儒者兩乳患腫服連翹飲加堅硬食少內熱胸肋作痛日晡頭疼小便赤澁此足三陰虛而兼鬱怒前藥復損脾肺先用六君加芎歸柴梔四十餘劑元氣復而自潰乃作痛惡寒此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六味地黃而愈

封君袁陽涇左乳內結一核月餘赤腫此足三陰虛兼怒氣所致用八味加柴梔丹皮四劑赤腫漸退內核漸消又用清肝解鬱湯而愈時當仲秋兩目連劄肝脉微弦此肝經火盛而風動也更加龍膽草五分并六味地黃丸而愈若用清熱敗毒化痰行氣鮮不悞者

一儒者兩脇作脹兩乳作痛服流氣飲瓜萸散半載後左脇下結一塊如核肉色不變勞則寒熱此鬱結氣傷而為患虛而未能潰也八物加柴胡遠志貝母桔梗月餘色赤作痛膿將成矣又服月餘針之出膿碗許頓然作嘔此胃氣虛而有痰也令時啗生薑服六君子湯嘔止加肉桂而瘡愈彼後出宰每傷勞怒胸乳仍痛并發寒熱服補中益氣加炒山梔愈

一婦人內熱脇脹兩乳不時作痛口內不時辛辣若卧而起急則臍下牽痛此帶脉為患用小柴胡湯加青皮黃連山梔二劑而愈

一婦人久鬱右乳內腫硬用八珍湯加遠志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萸散兩月餘而消

一婦人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少退更以八珍加青皮香附桔梗貝母二十餘劑而消

一婦人發熱作渴至夜尤甚兩乳忽腫肝脈洪數乃熱入血室也用加味小柴胡湯熱止腫消

一婦人因怒左乳作痛發熱表散太過腫熱益甚用益氣養榮湯數劑熱止膿成不從用針腫脹熱渴針膿大泄仍以前湯月餘始愈此證若膿未成未破有薄皮剝起者用代針之劑其膿自出不若及時用針不致大潰若膿血未盡輒用生肌反助其邪慎之

一婦人膿清腫硬面黃食少內熱晡熱自汗盜汗月經不行此肝脾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加遠志貝母及補中益氣各二十餘劑外用葱熨患處諸證尋愈

一婦人膿成脹痛欲針之不從數日始針出敗膿三四碗許虛證蜂起幾至危殆用大補兩月餘而安若元氣虛弱不作膿者用益氣養榮湯補之膿成即針若腫痛寒熱怠惰食少或至夜熱甚用補中益氣兼逍遙散補之為善

一產婦因乳少服藥通之致乳房腫脹發熱作渴以玉露散補之而愈夫乳汁乃氣血所化在上為乳在下為經若衝任之脉盛脾胃之氣壯則乳

汁多而膿。衰則淡而少。所乳之子亦弱而多病。又有屢產無乳。或大便滯。乃亡津液也。當滋化源。

一婦人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巖。用益氣養榮湯百餘劑。更以木香餅熨之。年餘而消。

一婦人年二十有五。素虛弱。多鬱怒。時疫後脾胃愈虛。飲食愈減。又值氣忿。右乳脇下紅腫。應內作痛。用炒麥麩熨之。腫雖少散。內痛益甚。轉側胸中如物懸墜。遂與加減四物湯。內腫如鶩卵。外大如盤。胸脇背心相應而痛。夜熱勢甚。時治者皆以攻毒為言。薛云。此病後脾弱而復怒傷肝。治法惟主于健脾。氣平。肝火則腫自消。而病自愈矣。方以八物加陳皮黃芪柴胡山梔白芷。服八劑。病減六七。去白芷。加青皮木香桔梗。又六劑而全愈。若用攻毒之劑。病胡能瘳。

附一婦產後忽兩乳細小。下垂過小腹。痛甚。名乳懸。用芎歸各一觔。內用八兩水煎。餘用燒烟薰口鼻。二料乃效。

幼科

胎毒

東垣云李和叔中年得一子至一歲身生紅絲瘤不救後四子至三歲皆病瘤而死問何緣至此翌日思之謂曰汝乃腎中伏火精中多有紅絲以氣相傳故生子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汝試觀之果如其言遂以滋腎丸數服以瀉腎中火邪補真陰不足忌酒肉辛熱之物其妻以六味地黃丸養其陰血受胎五月之後以黃芩白朮作散服後生子前證不作

一子年十六生七箇月得淋病五七日必一作其發則大痛水道方行下如漆和粟者一盞方定脉之輕則瀉重則弦視其形瘦而長青而蒼意其父必服固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檗末丸梧子大晒極乾湯下百丸半日又下二百丸食壓之又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漆和粟者碗許痛減十之八後與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五錢又下合許而安父得燥熱尚能病子况母得之者乎

胎暈

江篁南治一兒產數日。常昏暈。一日五六見。醫作驚風治不效。江以大補氣血之劑。濃煎湯喂之。并飲乳母。多服漸減而愈。

熱證

立齋治李閣老子。潮熱飲食如故。自申酉時甚。至子丑時方止。遍身似疥。大便秘結。小便赤澀。熱渴飲冷。碎以為脾胃定熱。傳於肺與大腸。先用清涼飲四劑。結熱始退。又用四物柴胡黃連數劑。其瘡漸愈。彼欲速效。另用槐角丸之類。諸證益甚。仍以前藥更加桃仁赤芍。至百劑而愈。

江篁南治一兒。生方兩月。時值酷暑。又久雨。溼令流行。遍身大熱。然初生小兒。腸胃脆窄。藥難區處。乃取乾壁土。舂碎撒地上。上以芭蕉葉鋪之。將兒臥葉上。又以芭蕉葉覆之。更少加乾壁土于上。睡少時。其熱如失。

汗

海藏治一子。自嬰至童。盜汗凡七年矣。諸治不效。與涼膈散。三黃丸。三日

病已蓋腎為五液化為五溼相火迫腎水上行乘心之虛而入手少陰心火炎上而入肺欺其不勝已也皮毛以是而開腠理元府不閉而為汗出也出于睡中者為盜汗以其覺則無之故經云寢汗憎風是也先以涼膈泄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藏元府閉汗為之止矣。

喘

景岳曰予仲兒生未兩週初秋感寒發熱脉微緊素知其臟氣屬陰不敢清解以芎蘇卷芷細辛生薑之屬冀散其寒一劑下咽不惟熱不退而反大瀉作連瀉二日又加氣喘斯時也將謂其寒氣盛耶何以用溫藥而反瀉將謂其火刑金耶豈以清瀉連日而尚堪寒涼將謂其表邪之未除耶則何以不利於蘇散束手無策且見其表裏俱劇大喘垂危又豈淺易之劑所能挽回沉思良久漸有所得乃用人參二錢生薑五片煎湯以茶匙挑與二三匙即懷之而旋走室中徐察其呼吸之進退喘雖未減亦不見

增。又與三四匙少頃則覺其鼻息似乎少舒。遂與半小鍾更覺有應。自午及酉完此一劑。適一醫至曰誤矣。大喘如此豈可用參。速以抱龍丸解之。余不聽。復煎人參二錢五分。自酉至子盡其劑。劑完而氣息遂平。齶齶大睡。瀉亦止而熱亦退矣。所以知其然者。觀其因瀉反喘。豈非中虛設有實邪。自當喘。隨瀉減是可辨也。向使誤聽彼醫。易以清利。中氣一脫。即當置之死地。必仍咎余之誤用參也。孰是孰非。何從辨哉。

吐瀉

立齋治一小兒。每飲食失節。或外驚所忤。即吐瀉發。搖服鎮驚化痰等藥而愈。後發搖益甚。飲食不進。雖參朮之劑到口即嘔。乃用白朮和土炒黃以米泔煎數沸。不時灌半匙。仍嘔次日灌之。微嘔漸加。至二三匙遞加。至半盃不嘔。乃濃煎服而愈。

景岳治其季子。甫半歲。受寒吐瀉大作。用溫胃和脾之藥不效。用理中湯三日後。加入人參三錢。及薑桂吳茱萸肉果亦不效。至四五日。則隨乳隨吐。

吐其半而瀉其半。腹中毫無所留。乃用人參六錢。製附子薑桂等各一二錢。下咽即吐。一滴不存。而所下之乳。則白潔無氣。仍猶乳也。斯證形氣之危。萬無生理矣。因思寒氣犯胃。而吐瀉不止。若舍參薑桂附之屬。尚何術焉。再四思之。謂胃虛已極。而藥之氣味。畧有不投。必拒而不納。矧附子味鹹。亦能致嘔。惟得甘辣可口之藥。庶乎胃氣可安。尚有生意。乃用胡椒三錢。搗碎。加煨姜一兩。水煎。又令煎人參二兩。以參湯之十。入椒薑湯之一。茶匙挑與。竟咽而不吐。徐徐服之。乳藥皆安矣。四鼓服起。至次日未時服完。忽然躁擾呻吟。煩劇之甚。家人疑熱藥太過。燒斷肚腸。相與抱泣。景岳云。若藥果有難堪。何自四鼓。至午前皆相安。而此時遽變若此。其必數日不食。胃氣新復。而倉廩空虛。飢甚則然也。取粥以示之。則張皇欲得。因與食之。竟至半碗。而寂然安卧矣。次日復加製附。始瀉止全愈。此因飢發躁。設用清涼一解。則全功盡棄。而初時用參數錢。毫無所效。倘不知藥未及病。改用苦寒。亦必即死。傍觀者。仍歸罪於用參也。

嗜卧

呂滄洲治一幼女病嗜卧。頰赤而身不熱。諸醫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呂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之曰。女無病。關滑為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內子曰。乳母近掌酒庫鑰。竊飲必盡意。使人視之。卧內有數空罌。乃拘其鑰。飲以枳椇子葛花。日二三服。而起如常。

驚搖

李寺丞子三歲。病搖。自卯至巳。數醫不效。錢乙視之。搖目右視。大叫哭。李曰。何搖右。錢曰。逆也。李曰。謂何。曰。男為陽。本發左。女為陰。本發右。故男目左視。發搖時無聲。右視有聲。女發搖時。右視無聲。左視有聲。所以然者。左肝右肺。肺金肝木。男目右視。肺勝肝也。金來刑木。二藏相戰。故有聲也。法當瀉其強。補其弱。心寔者亦當瀉之。肺虛不可瀉。肺虛之候。悶亂硬氣。長出氣。此病男反女。故男治易於女也。假令女發搖。目左視。肺之勝肝者。病

在秋。即肺兼旺位。肝不為任。故叫哭。當大瀉其肺。然後治心。續肝。所以俱言目反右視者。乃肝主目也。凡搖者。風熱相搏於內。風屬肝。故引見之於目也。錢用瀉肝湯瀉之。二日不悶亂。當知肺病退。後用地黃丸補腎。三服後用瀉青丸涼驚丸各二服。凡用瀉心肝藥。五日方愈。不妄治也。又言肺虛不可瀉者。何曰。設令男目左視。木反尅金。肝旺勝肺。宜但瀉肝。若更病在春夏。金氣極虛。則當補肺。不可瀉也。

院使錢公英。宣德間。治寧陽侯孫。始生九月。患驚悸啼哭而汗。百方莫救。瑛最後視疾。乃命坐兒于地。使掬水為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重帷。不離懷抱。其熱鬱在內。安能發泄。使之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藏氣平。疾愈矣。奚用藥為。

石山治一女。六歲病。左手不能舉動。三年矣。後復病癩。初用人參半夏。或殺或否。汪診左脉浮洪。右脉頗和。曰。痰熱也。令以帛勒肚。取茶子。去殼。三錢。按碎。以滾湯一碗。濾取汁。隔宿勿食。早晨溫服。吐痰三碗許。手能舉動。

癰亦不作。

方蔭山治朱氏子八九歲寄食外家以肉汁拌飯啖之口含飯未下咽因疾走顛蹶遂口禁手足搖動醫治不效延七日甚至令人口含開關等藥合其口噴入僅能開牙關而四肢搖動發熱昏沉不語如故脉洪滑方至以石膏青黛甘草陳皮南星天麻薄荷猪苓澤瀉白朮茯苓兜鈴元參黃芩加薑一片服是夜熟寐不動唯起溺一度熱退身涼脉靜再進一服而愈。

潛邨治仙潭孫自範甥慢脾證痰涎湧盛咳嗽身熱四肢抽搐自汗嗜卧露睛撮空手振屢進補脾兼消痰逐風藥不應以方就商於楊楊曰此證風自內出本無可逐痰因虛動亦不必消只補脾土諸證自退但據所示兼證則其面必晃白眼必散大舌必胖滑色必嫩白頭必軟而頭必垂矣曰誠然然救虛而不應究何故耶楊曰諸證皆屬寒而諸方止救虛者也使天柱未倒固能取效尚須除去逐風消痰之品今頸軟頭垂則天柱已

倒而虛上加寒。確有顯據。非炮薑肉桂。何以追已去之陽。而甦垂絕之氣哉。乃罵參附。養營湯。囑之曰。如阻以稚幼無陽。無補陽之法。則百不救一矣。服三劑。竟全愈。次用五味異功散。加煨薑白芍。調理而健。

癩

立齋治一小兒。患癩。吐痰困倦。半晌而甦。諸藥不效。年至十三。而頻發。用肥厚紫河車。生研爛。入人參。當歸末。搗丸。每服二錢。日進三五服。乳送下。一月漸愈。又佐以八珍湯。全愈。

又一兒七歲。發驚癩。令其恣飲人乳。後發漸疎。而輕。至十四歲。復發。用乳不效。亦用河車丸。數具。而愈。常用加減八味丸。而安。後至二十三歲。復發。而手足厥冷。仍用前法。佐以八味丸。十全大補湯。而痊。

又治數小兒。皆以補中益氣六君子。六味八味等湯丸。相間用之。皆得全愈。

癩癧

錢乙治皇子病癩癧國醫莫能療聞乙有異能召之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問此何以能愈此疾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權太醫丞江應宿治一富家兒病手足癩癧延至二十餘日轉篤江後至曰此氣虛也當大補之以參朮歸芪茯苓黃連半夏甘草佐以肉桂助參芪之功補脾瀉肝一飲遂覺少定數服而愈所以知兒病者左脉滑大右脉沉弱似有似無右手主於氣故曰氣分大虛經所謂土極似木亢則害承乃制脾虛為肝所侮而風生焉證似乎風治風無風可治治驚無驚可療治痰無痰可行主治之法所謂氣行而痰自消血榮而風自滅矣見肝之病知肝當傳脾故先實其脾土治其未病否則成慢脾風而危殆矣

黃疸

羅謙甫云一兒季夏身體蒸熱胸膈煩滿皮膚如潰橘之黃眼中白睛亦黃筋骨痿弱不能行立此由季夏之熱加以溼令而蒸熱薄于經絡入于骨髓使臟氣不平故脾逆乘心溼熱相合而成此疾也蓋心火實則身體

蒸熱胸膈煩滿脾溼勝則皮膚如潰橘之黃有餘之氣必乘己所勝而侮不勝是腎肝受邪而筋骨痿弱不能行內經云脾熱色黃而肉蠕動又言溼熱成痿豈不信哉所謂子能令母寔則瀉其子也蓋脾土退其本位腎水得復心火自平矣又經曰治痿獨取陽明正謂此也乃以加減瀉黃散主之方以黃連茵陳各五分黃檗黃芩各四分茯苓梔子各三分澤瀉二分作一服煎熟服食前一服減半待五日再服而愈內經曰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又云脾惡溼急食苦以燥之故用黃連茵陳之苦寒除溼熱為君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以黃檗之苦辛寒強筋骨為臣溼熱成煩以苦瀉之故以黃芩梔子之苦寒止煩除滿為佐溼淫於內以淡泄之故以茯苓澤瀉之甘淡利小便導溼熱為使也

魏云陽明為胃土而方中獨瀉脾土故曰土位之主其瀉以苦所以清燥湯治痿用黃連黃檗良有以也治痿獨取陽明不得專主人參黃

癖積

劉仲安治一兒病癖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瘦自汗咳嗽日晡尤甚牙疳口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篤先與沉香海金沙丸一服下穢物兩三行次日合塌氣丸服之十日復與沉香海金沙丸利之又令服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癖減半百日良愈明宗室富順王一孫嗜燈花但聞其氣即哭索不已時珍診之曰此癖也以殺蟲治癖之藥丸服一料而愈

震按沉香海金沙丸乃牽牛頭末一兩海金沙一錢沉香輕粉各一錢獨囊蒜研泥丸之木香塌氣丸乃陳皮去白蘿蔔子炒各五錢草豆蔻胡椒木香青皮各三錢蝎尾去毒二錢五分水泛丸所服丸數皆三十丸多至四五十丸出東垣十書

疳積

陳孝廉自述云其子痘疹後患疳積病骨瘦如柴大便不固偶得市人傳

一方用山查一兩白酒麪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人中白最多者將二物裝內炭火煨存性研為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藥未完而病愈。

黃上舍瑤臺乃郎患疝肚大如箕足細如管眼生翳膜遮睛幾不可為在蘇州得異人傳授一方取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令兒服之遂愈後以治數兒無不立效。

江應宿見丁氏兒醫治疝積腹大脚小翳膜遮睛者用大蝦蟆十數個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為度用粗麻布袋一方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再取新瓦燒紅置蛆于上焙乾令病兒食之每服一二錢後服參苓白朮散而愈若兒稍大見疑用炒熟大麥麵和少蟲作餅或丸看兒大小壯弱無不驗者。

一女六歲，纔發寒熱一日，即腰脊中命門穴間骨節腫一塊如大饅頭狀，高三四寸，自此不能平身而立，絕不能下地走動。已半年，人皆謂龜背痼疾，莫能治。即以幼科治龜背古方，亦不效。孫東宿曰：此非龜背，蓋龜背在上，今在下部。必初年乳母放在地上坐，早之過彼時，筋骨未堅，坐久而背曲，因受風邪，不覺其漸入骨節間而生痰涎，致令骨節脹滿而大，不急治之，必成痼疾。今起未久，可用萬靈黑虎比天膏貼之外，以晚蠶砂醋炒絹包於膏上，熱熨之一夜，熨一次，再以威靈仙為君，五加皮烏藥紅花防風獨活，水煎服一月，而消其半，骨節柔軟，不復腫硬，下地行走如初矣。人皆以為神奇。後三個月，驀不能行，問之，足膝痠軟，載身不起，故不能行。予知其病去而下元虛也，用杜仲晚蠶砂五加皮苡仁當歸牛膝獨活蒼耳子人參仙茅水煎服二十劑，行動如故。

異證

一兒初如魚泡，又如水晶，碎則流水，用蜜陀僧羅極細糝之一小兒七歲

聞雷則昏倒不知人事以人參當歸麥冬少入五味熬膏盡一斤後聞雷自若

建矣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四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有舟人生子身全無皮人莫能曉適吳門葛可久過衆告之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兒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戒勿動久而啟衾視之已生皮矣蓋其母懷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

周恭曰有懷胎即樓居不落地者生子皆赤肉無皮亦用此法按危氏得效方宜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

却病求嗣六要

一積德 凡人有病或無嗣雖由命數然積德行仁亦能挽回造化福善禍淫天道不爽也 太上感應篇 帝君陰騭文 遵行者歷有成驗故

知求壽求嗣此為最上法門

一放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者天亦好之。故放生戒殺乃種子延齡秘訣也。但須真發慈悲。不論物之大小貴賤。隨在設法救濟。方有功德。牛犬有功於人。尤宜戒殺戒食。醫書載疫癘之年。凡不食牛犬者。疫不能染。即染亦易愈。余留心試驗果然。此則衛生者在所必戒。不徒報應可畏也。病家好禱。其風已久。但廣殺牲牢。徒增罪孽。恐淫祀無福。正神不享也。曷若將此項費。行幾件濟人利物之事。而以素齋祀。不亦可乎。

一寡慾 人身以腎為根本。諺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又云寡慾多男子。皆言葆養之妙也。凡人先天厚者。雖斲喪不致大害。然施泄過度。精元既薄。生子必弱。而天是貽害於子孫矣。若先天本薄。而再行斲喪。無不害及其身者。故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可不畏與。童年鑿窟太早。則五臟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名之疾。此在為父師者。教戒防

護之。姦人妻女。為萬惡之首。減算剝祿。所不待言。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高才文士。而終生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果報昭然。歷有証驗。凡我同人。曾犯者。及早回頭。未犯者。永防失足。可也。春畫淫書。動人邪念。欲戒不能。慎勿觀之。春藥皆熱毒之品。用此以快其淫心者。多致失血。癆瘵。癰瘡。疔疔等病。且生子必殤於痘。殺人。不異砒鴆。毋為方士所惑。

一戒怒。凡人性緩不怒者。無病而多壽。性躁多怒者。多病而無壽。且躁怒之人。病根遺於子女。往往成肝氣失血等疾。而致夭折。怒之害人甚矣。將何道以戒之。吾夫子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六祖云。常見已過。不見人非。孫真人云。煩惱現前。以死喻之。易於躁怒者。宜服膺三訓。

一忘憂。憂愁悒鬱。最能傷人。而人情必不免之。憂有三。曰貧。曰無子。曰死。余謂是皆有命。憂無益也。觀袁了凡先生四訓。則知積德以立命。確

有證據苟能勉於為善後來自有蔗境戚戚其奚為耶至于因病而憂十有八九夫貪生怖死人之常情但四大原從假合眷屬不過空華勿認此身為久安長任之所自增繫縛也惟積德者則心性不昧雖死猶生耳外此而彭與殤曾異哉何不取楞嚴經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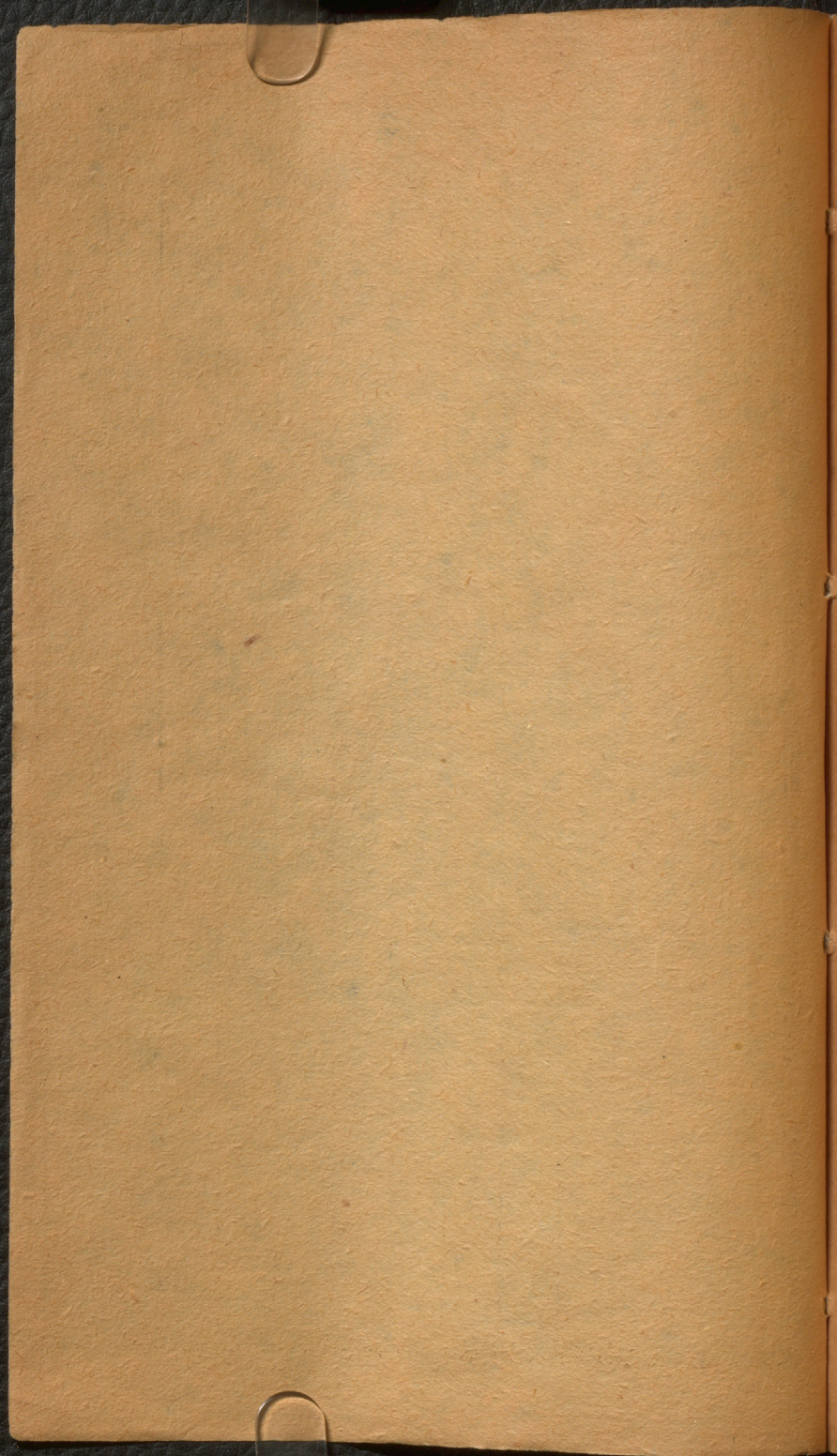
一調攝 憂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多言傷氣多笑傷臟均宜戒之若叫呼爭辨應酬粉沓苦心作文強力舉重尤不可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均宜節之 獨居無事之時或預料將來或追悔已往或為錢財或為聲色或為意氣種種妄想纏擾糾結致生諸病宜一切恬淡心清則病自却 避風如避箭切勿當風睡卧平居坐處背後宜遮好以腦後受風使人不壽也門壁隙中細小賊風尤能傷人 臥室宜潔臥床宜高則溼氣不及鬼吹不干臥處不可以首近大 衣被過熱或遠行汗出者勿遽脫卸迎風須清心安息俟汗止後溼減 溼衣汗衣勿着令發瘡瘍 背與腹宜加暖

頭與胸不宜過暖。夏月勿過食瓜果冰水。并忌冷水洗浴拭身。勿眠中令人扇。冬月不可單寒。亦不可過暖出汗。衣服不可太炙。手足心能引火入內。不可常烘。酒為狂藥。極能傷人。且節慾數日。一經大醉。元精即薄。雖交合不能成胎。故昔人以大怒大慾大醉為害身三大賊也。寒天及嵐霧中行。須飲暖酒一二盃以禦邪。清晨及飢時戒飲濃茶。鹽物不可點茶。大醉後尤忌過飲茶水。大醉後大怒後大勞後。或遠行疲乏及飢時。皆不可行房。不可點燈行房。三光之下尤忌。迅雷烈風大寒大暑三元五臘俱戒行房。五月十五子時為天地交合之期。行房者夫婦俱死。冬至前後十日宜絕慾。以為來春生發之本。腹飢及房勞後不可近疫病人。能傳染。夜臥常習閉口。開則氣耗。寢臥不得多言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先睡心。後睡目。縱睡不着。勿生煩惱。日食有節。勿過飽。亦勿太飢。飢而進食尤不可多。食物寧少而頻。勿頓而多。貴細嚼緩嚥。魚肉勿令勝穀氣。食品不可太多。

而雜。雜則物性或有相反。變生不測。勿強食。勿強飲。勿以脾胃熟生
物。暖冷物。軟硬物。食後徐行百步。時飲熱茶。并以手按摩腰背胸脅。
便無停滯。凡服藥不可雜食肥膩。諸禽獸肉及饅頭葱蒜瓜菜生冷
滯硬難化之物。產後亦然。若炙燻生膾。自死牲宰醃具。堅韌奇異之物。
無病者亦宜戒之。病後食物宜香鬆清淡。勿早進葷膩。諸病忌食
黃瓜。麩筋。鹿。驢。大馬。雞。鶩。肉。鯉。魚。黃。鱔。濕。麵。海鮮。咳嗽并忌雞羊蝦蟹
酸味。鮮味。失血。火證。忌煙酒椒薑。腫脹。獨忌鹽醬。妊娠忌食鯉魚鴨
子。桑椹。猪血。犬。驪。驢。馬。蟹。鱉。鱔。魚。鳧。雀。蝦。蟆。椒。薑。野。味。異。味。羽。毛。鱗
介之族。有毒者頗多。不能具述。但有異狀。與常不同者。即當勿食。再如
桃杏雙仁。菓未成核。及熱物以銅器蓋。銅生汗滴下者。新錫器或銅器
盛水及酒過夜者。祭神肉自動。祭酒自耗者。并皆有毒。宜戒。坐功不
得真傳。反能致病。惟數息及存想湧泉二法。久行純熟。妙不可言。燕津
扣齒。擦湧泉及腎腧穴皆妙。

3
Last page
— Index —

古今醫案按卷第十終



K952
1909
V. 10